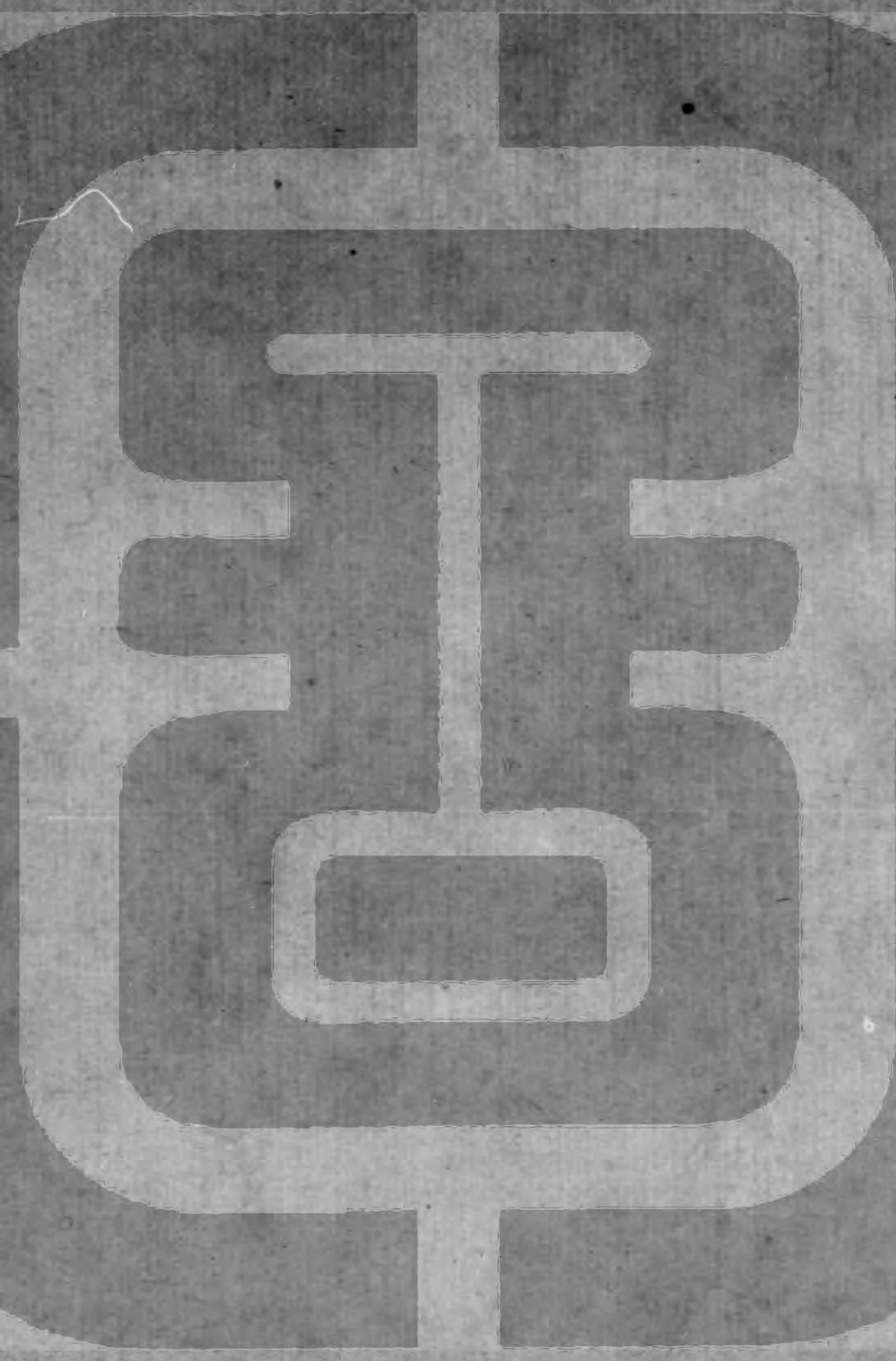


士門 分類總攷貢舉

兵門 兵制

羣書考索後集

卷三十七之四十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士門

貢舉類

祥符元年正月癸未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雖初舉而材藝可取者與進場第上謂王旦等曰今茲舉人頗以糊名考較為懼然有材藝者皆喜於盡公且曰諸路發解拘限程制慮遺俊秀當稍寬之馮極曰比來省試但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江浙士子專業詩賦以取科第望令於詩賦入內兼考策論上然之三月庚辰晁迥等上合格進士諸科八百九十一人免解一百八十六人又學究廿二人得四通三史五人一通並準格落下詔特奏名命給事中張秉等七人鎖宿於御事院覆考試卷遣守使監視考訖又送中書首詳壬寅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



題摹印以示之初於殿廊設幔列坐席標其姓名又揭榜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李宗諤等八人為考官直史館張復等八人為覆考侍御周師望等二人糊名給事中張秉知制誥周起詳定等第上遍至帷次諭宗諤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時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訟知舉官朋附權更抑塞孤寒之士勢家子弟四十餘人文學淺近不合奏名上曰貢舉謗議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既而叔良所陳皆妄令配隸許州翌日又命宗諤等出諸科義題復令孫奭詳審以進刻板橫本遣中使就坐給之宗諤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姚暉等一百六人及第三人同出身十五人同三禮出身八十三人學究出身九經以下及第出身試御助教者六百五十二人先是謝恩始令釋褐是日特賜綠袍靴笏蟬鄭州人也。祥符二年五月辛酉詔權罷今年貢舉丁丑禮部貢院言準詔議定國子監二京諸路五次解到舉人內取一歲最多者為數自今解十之三永為定式詔於五年最多數中特解十之五六月庚戌土御崇

政殿親試仍別錄本考較取五篇中字寫號如令第進士程試為五第曰上次曰中上曰中次曰下上曰次取考官覆考官所定試卷參較等第有不同者命再考之考訖人輔右僕射張舉賢等詳審仍以高第十卷付宰相重定賜進士梁固等二十六人及第同出身者三人同三禮出身者二人九經五經三禮學究明法及第者四十八人同出身者六人第五人以下除官同元年榜固顯之子初以顯遺蔭進士出身服除詣登聞鼓前命願赴鄉貢許之。祥符三年五月癸未詔權停今年貢舉。祥符四年五月庚寅詔諭諸道設科取士之意俾各盡至公或致遺材當行覆視其應解而不解不應解而解者並行朝典十一月庚午朔詔聞河朔諸州解送舉人難於考覈頗多繆妄令轉運使於落解舉人至多處遣官別加考試合格人送禮部甲戌詔河中府進士五舉諸州諸科終場七舉已上特許禮部奏名丙子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扣殿檻請諭詩賦論目所上令錄示之始令賦論中不得用小臣儒有字又以冬晝景短罷常務不決即令引試內出新定條制舉人納試卷內



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  
勘用御書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訖復封彌付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  
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定始取鄉貫狀字  
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遂臨軒唱第其考第之制學識  
優長詞理精絕為第一等才思該通文理周密為第二等文理俱通為  
第三等文理中平為第四等文理踈淺為第五等自餘率如貢院舊制  
賜進士張師德等一十一人及第十人同出身諸科及第者四十二人  
同出身者八人師德去華子也辛巳詔自今知貢舉及發解官並令門  
辭遣官伴入院不得更求上殿及進呈題目。祥符五年正月癸酉命  
翰林晁迥樞密直學士劉綜知制誥李維待制孫奭同知貢舉上作詩  
論以論材之意始遣內官一員承受奏報二月癸丑上謂宰臣曰聞貢  
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屢其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上令止之  
先是直史館劉錯請挾書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  
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

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三月癸未詔禮部奏各人隱  
慝服紀者並令自陳無得輒赴殿試。己丑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  
格貢士人殿之前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於榜使無得遷易始摹  
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  
出身者二十六人諸科及第者三百三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  
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立之本名璠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  
第詔有司召立之詰問立之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五月戊  
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祥符六年五月辛卯詔權罷令歲貢舉  
。祥符七年二月壬申舉人因事殿舉及求不得入科場不經刑責者  
許將來依例取解自後大赦率下此制。五月甲午上因言開寶中舉  
人陸見有以武勇求較勝負王旦曰太祖英武之德賢不肖共知科場  
無藝者往往以挽強善騎自陳太祖勉從之縱有司程以名第不過貢  
之州縣切宋準有文行釋褐即受授校書郎直史館蓋神機聖鑒非常  
人之所側也。七月戊子知開封府王曙言本府解送舉人承前每場



以過落姓名及奏牒送府印頰涉漏洩自今望給奉使一印從之○辛卯開封府考試舉人舊例試官更互封彌卷首直集賢院楊侃等請別差官從之庚子詔益州舉人自今薦送定名外別解三人以其遠方多學者故優之○八月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今閣門祇候一人引送鎖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閣門一奏如所乘馬未至即以廐馬給之○九月戊戌上衛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辟舉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張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觀絳人也

絳州非宋毫路富考張觀得官當是國子監及開封府薦送實錄偶不詳耳當云試亳州南京路及開封府國子監所薦送

上謂宰相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孤平得路然為主司者亦大不易徇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繁必須臨軒親試至於南省解發非朝廷時為王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乙巳初開封府解服勤辟學進士二十五人為下第者劉澆所訟其

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補王旦奏曰陛下此降恩詔搜羅才俊今乃變為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上曰此蓋當時官司不曾曉諭致此尚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既付外州羈管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者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職解○冬十月乙亥詔諸州解送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試取藝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為限進士諸科以曾經殿試并河北陝西諸科曾經終場及他州兩經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祥符八年春正月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劉鋈同知上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外郡官吏未體朕意耶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爾若能精擇寒俊雖多何害又曰聞所試諸科六通已上卷中小有點汚粘綴若記驗者即駁故苟實緣誤失亦可憫也當諭主司勿即駁放次場面試以辨其真偽是歲始置騰錄院令封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諸



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  
送知舉官考校

置謄錄院實錄未見疑本脫當考其月日

二月丙辰詔諸科舊舉人宜復場後引試考校經御試者然場引試考  
校。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  
三月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上顧謂宰相曰令歲舉場  
似少訪議安仁等適對朕亦以此語之矣王且曰條式備其可守而行  
至公無私具實由此。癸卯上御崇政殿覆試命所黜落又疑所黜落  
者或未當命宰相閱視之且曰考官過為艱難公在其中矣於是得選  
士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並賜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  
名進士七十八人今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試  
將作監主簿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既考定上顧問王且等曰有知姓  
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其所謂搜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  
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

齊儀狀秀偉學正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  
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七騶出兩  
節傳呼因以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可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  
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四月乙卯令翰林學士陳彭年以趙安仁  
等知貢舉起請事件著于式。先是懷衛濱州以部內官屬少進士登  
科者因聚數州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知之試官宜令輔運  
司選鄰州官充不得移舉人就他州併試。辛未以監察御史李仲容  
為右司諫直史館上之親試進士也內出詩賦論題先令考官折其義  
仲容所對頗詳備上嘉之特命中書召試而有授焉。五月癸未詔罷  
貢舉一年。九年五月丁未詔權停貢舉。

天禧元年五月辛丑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九月甲寅詔自令特旨  
召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賦論或雜文一首。癸亥右正言魯  
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為工罔究天義  
上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者別與考校可



申明之。天禧二年九月壬午右正言劉燁言今歲秋賦食祿之家課聽應舉者頗眾望諭中外自今食祿家弟姪子孫若文藝必可程試者不得就資蔭其有官者不得與孤寒競進詔不許但令諸州精加考校。天禧三年正月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四人權同知貢舉。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積等四千三百人見于崇政殿特積冒總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誥之積即引各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玉洙問洙曰果保積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遂與積俱罷

王洙本傳云積冒祖母之姓詐作母姓今從實錄郭積有傳祥符人恐此別是一人也

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揚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有訴立以為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前解發詔轉運司具折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

薦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乃崔立之罪立即陵人也。天禧三年三月壬戌詔南省下第舉人內曾經御試及諸科七舉終場者特以名聞丙寅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作詩賜考校官令皇子傳示宰相得進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出身者一十三人諸科及第者一百二人同出身者四十七人試將作監者五人除官如前例

王整魏人登科記云明道元年十月庚子錄王且孫整為正字恐此及第者非魏人或是贄子

乙卯工部郎中陳堯佐右正言陳執中並奪一官堯佐為起居郎依前直史館監鄂州茶場執中為衛尉丞監岳州酒稅初上累定考試條制舉人納試即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號第之封彌官謄寫校勘始付考官再定等訖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乃送詳定官訖且閱其同異名驗著定始付編排官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遂臨軒放榜為大抵欲考校詳乞官不獲見舉人姓名書



翰編排官雖見姓名而不復升降用絕情弊而堯佐執中為編排官不詳此制復改易其差級差曰內廷覆驗多所同異遂悉付中書命直龍圖閣馮元太子右諭德魯宗道閱視仍召堯佐執中泊考校詳定官對辨之堯佐等具伏王欽若等言堯佐等所犯誠合嚴謹若屬吏議其責尤重請上據罪降黜從之而宗道又請以堯佐等妄去留者明諭貢舉人乃詔禮部揭榜貢院其元定合格為編排誤落者並賜附榜及第元定不合格誤編排及第者並追敕更令修學元定稍及第者量免省試凡已落復及第者進士諸科各二人免省試者進士十四人諸科二十三人已及第出身而追奪者二十一人

本志云先是編排官兼詳定仍許點檢差失是歲分編排詳定為二而堯佐執中不詳詔意得詳定試卷復更升降放及第畢禁中參驗多所同異故堯佐執中坐黜責與實錄所載差別今但從實錄所載差別今但從實錄當考王舉正誌堯佐墓云編次文卷有差舛宰相王欽若特其事降秩左史司茗權于鄂渚未至丁內艱

天禧四年正月庚辰詔三京諸州取進士諸科三舉已上曾經御試無罪犯者量試藝業揀材質書禮解送赴闕當議於班竹錄用如經御試者數少許即選五舉以上南省終場下第人充三月壬申先是詔以近年開封府舉人稍多屢致詞訟令翰林學士丞旨晁迥等議定條約於是迥等上言諸州舉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貫難於取解奔湊京輟寓籍充賦人數既衆混而為一有司但考其材藝解送之際本府士著登名甚少交起喧競亦由於此欲請自今有朞周卑幼以下服者聽取又解寄應舉人實無戶籍者許召官保任於本府戶籍人數外別立分數薦送詔從之仍取大中祥符七年寄貫人數中進士解十之三諸科十之五。癸酉詔川峽廣南諸州自今依先定條制解合格舉人外更有二人可取者悉許薦送

本志不及廣南當考合格人元數

四月甲寅詔禮部權停貢舉一年。六月壬寅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各舉人命官考覆如常例授三班奉職者九十二人借職者十三人



其不合格者補諸州上位文學自奉職至殿侍悉免短使與家便差遣  
。九月庚午先是詔翰林學士劉筠等試諸州續解集士辛未等二  
廣名凡五十六人其十九人授三班奉職廿九人借職八人當授諸州  
長史司馬特補借職並與家便差遣。**天禧**五年五月丁丑詔禮部權  
停今年貢舉。乾興元年五月辛未詔權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戊辰詔禮部貢院舉人有期親卑幼及大功以  
下服者並聽應舉。十一月己未降侍御史高弁為太常博士職方員  
外郎吳濟為都官員外郎太常丞直集賢院胥偃為著作佐郎監察御  
史王軫為太常博士監兗州漣水光化軍郵水酒稅左正言劉隨罰銅  
五斤初弁等為開封府官舉人訟其考試不公上以得解進士三十八  
人策論令秘閣封彌卷首送翰林學士晏殊覆考殊言舉人作詞以觀  
覆考頗虧士風因聽正取訟者試卷看詳弁與濟偃乃坐擅拆舉人卷  
首釋有名居上軫為封彌官而不以聞德坐舉人以策辭朝授隨巡鋪  
官而不能察故有是命德長沙人也

吳濟未詳劉隨正傳乃云隨坐此責監濟州稅與實錄不同正傳蓋  
因宋祁墓誌按隨後數論事未嘗出也今從實錄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禮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各增置點  
檢試卷封彌巡鋪監門官有差開封府舉人無戶籍者召有出身京朝  
官保二人無出身會選任者保一人外州召命官使臣為保不得過一  
人所保不實以為制論舉人兩處取解及犯徒而嘗以養贖者永不  
入科場同保人殿五舉其殿三舉者實殿一舉五舉殿二舉進士不得  
以押韻入試罷諸科舊入別院試者聽至復場入試其被黜而毀謗生  
司及投匿名文字令所在收捕之即主司不公許單名以告不得期集  
連狀廣南東西益梓利夔路舊制於額外有合格者亦聽舉送如聞此  
來冒藉者多自今毋得入外發解時永平歲久天下貢士益衆聞起爭  
訟故條約之。癸酉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庚戌詔貢  
舉如咸平二年故事令禮部放榜仍先具合格等第字號以聞。辛亥  
知貢舉劉筠等請差覆考及詳定官上曰非所以責成之意也詔筠等



依公考校巡鋪官左正言孔延魯又請未試前令主司曉諭舉人不得  
上請仍雕印試題分明解說就試卷內散上曰文闈取士條約已多只  
依舊例施行可也。二月庚午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  
俊且令禮部貢院精加校試將來放進士特增至二百人諸科三百五  
十八人。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未得退落無是  
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以  
執經隸業不善為文特令取其所長用廣仕路。癸卯禮部上合格進  
士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排列等第。乙巳御崇  
政殿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未  
合格者六人以掌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  
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初郊與其弟初居大學已得美名至  
是禮部奏初名第三太后不欲第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初第十劉筠  
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推第二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壬子賜  
鄉貢進士張瓌太當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瓌洎孫宰臣

王欽若女婿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四月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  
道宗等四十三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為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  
文學司七參軍道宗等皆年踰五十常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十常  
應八舉因謂輔臣曰此雖舉業非工然閱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錄之。  
天聖三年五月癸未禮部言今年貢舉乞賜指揮上謂輔臣曰去歲放  
及第人數不少然而覽其程試多未盡善今宜權罷貢舉各令勵志修  
學王曾對曰前來遠方下第舉人方到鄉里今若復許隨計何暇溫習  
事業即降詔權罷貢舉一年

五月初二日癸未此據會要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發解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  
師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漢貢士  
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天聖四年五月已  
卯詔禮部貢舉進士實應二舉諸科五舉並免取解。已亥詔舉人雖  
文辭可採而操檢不修者州郡毋得薦送。辛未詔增西川廣南東西



路諸州軍進士解額有差又詔命官鎖厅應舉自今更不先試所業下第者免責罰仍聽再舉其歷任有贓私罪及停廢責降衝替未經序用人即不許應舉舊制鎖厅應舉者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者勒停其不及格者猶贖銅未不得應舉至是上欲開誘進士之路下近臣參議而降是詔

下第免責景祐元年四月又有詔蓋此專指下第者彼又及不得解者

八月戊子命官考試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宰臣王曾等因言自唐已來遴選儒臣授以文柄可否進退委自攸司或升黜之間不副公議即覆行考試嚴加懲責比來條目繁密關防周至善則善矣然於惟心責依東賢技後之理恐未允愜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殊不知先帝孜孜選士務要盡公思皇之念本不如此蓋當時近因不悉淵衷同知大體有此弊書更乞聖慈漸次體當事理他後別加詳定上然之。九月庚申詔禮部貢院舉人有能通三經者量試講說特

以名聞當議甄擢之。十月乙酉詔進士諸科嘗經先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省試。己亥詔天信中舉人輔三班使臣者聽換文資。

天聖五年正月癸丑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議擇官上曰劉筠可用也筠時在潁川遂驛召之一已未詔禮部貢院此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律而不得騁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離摘經注以為問目又詔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為殿後封彌滕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先朝舊制。壬戌試諸科甲子詔進士五舉年五十請科七舉及六舉終場年六十淳化以前嘗應舉及經先朝御試者不以舉數今貢院別具名以聞。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三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御。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四月癸酉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御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毋坐視歲月



冀望恩澤。天聖七年六月甲辰詔鎖二斤舉人自今在京有職事無職事已罷未赴並聽於國子監開封府取解外任者聽於別州仍先取旨文臣許兩應武臣止一。十一月庚午上封者言今歲開封府舉進士者至千九百餘人多妄冒戶籍請條約之。癸酉詔舉人有開封府戶籍七年以上不居他處者聽取解雖無戶籍亦不曾占名他州者先經所屬按牒察訪行實召京朝官二人保之違犯則保官以違制論其外州寄應者悉令還本貫與理舊舉場第若犯賂而妄冒卿貫三代者以違制失論不以蔭贖。天聖八年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部貢舉。三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乙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拱壽咸平人也詔更其名曰拱辰。六月乙巳詔禮部貢院治尚書周易二經者自今皆分場考試明法以七同以上為合格特言者謂書易本兩科先朝并為一每經各間義五道舉人或偏習一經對及五同已為合格又明法科所對止取六同書

少而易習請益以一經故更定之。天聖九年三月己巳詔權傳貢舉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文峯蕭泗校正

○兵門

兵制類

軍將數圖

<p>天子一卿一軍 五百人</p>	<p>少國使二卿二軍 二千</p>	<p>大國上三卿三軍 三萬五千人</p>	<p>主六卿六軍 七萬五千人</p>
-----------------------	-----------------------	--------------------------	------------------------

<p>伍五人伍長公下士 司馬</p>	<p>兩二十兩司馬中士 五人</p>	<p>卒百人卒長上士</p>	<p>旅五百旅師下士 人</p>	<p>師二千五師帥中士 百人</p>	<p>軍二千軍將卿 五百人</p>
------------------------	------------------------	----------------	----------------------	------------------------	-----------------------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一軍卒長百二十五人	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一軍旅師二千五百人	六軍共百五十人	一軍師帥五十人	六軍共三十人	一軍一人六	軍共六人
-----------	----------	----------	-----------	----------	-----------	---------	---------	--------	-------	------

總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與卿遂同



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

唐虞至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

夏有甘亳之誓

商周以平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西漢刑志

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

注疏義曰凡出軍皆據六卿為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

旅則一黨帥則一州軍則一卿家皆出一人如六卿之數也王六卿

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

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甯公命曲沃伯以一

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然而天子六卿六遂合有十二

軍而止六軍河也蓋六卿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卿三

遂次國之二卿二遂小國之一卿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

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蓋魯

於周為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

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衰世禮壞諸

侯僭天子矣。季恭伯云此則六卿為六軍又按遂人職曰稽其人

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卿則六遂亦為六

軍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卿遂制軍之法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

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

伍皆其長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帥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

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旅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

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為伍伍皆有

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



先王之制民苦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二陽在上為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主將帥之衆揚

此軍與將之數也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復以比追胥

**注曰**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容相識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同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彥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阡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阡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陳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類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又**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



折者不過二萬耳

此鄉遂調兵羨卒之數也

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四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彦**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燾伯引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

田願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林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稅

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采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四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十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

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卿六遂迭用之爾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彌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九七征而役一遍焉。薛。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方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卿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卿萬二千五百家合三卿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薛。

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施用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次國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二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

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莫

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更施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苦矣若夫來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亦異焉。林

此出車出軍之制也

總論

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

四丘為乘故曰丘乘

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



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

牧野之師傳七十萬意通圻皆發

大司馬逆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旂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逆征

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迭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平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

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

周人已不能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說者謂先王征役先出六卿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卿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卿遂之士應之象胥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願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內政圖

政內

國制十二一鄉

軌 五家 軌長 伍 五人 軌長

商 六里 五家 里司 小戎 五人 里司

士 五連 二百家 連長 卒 二百人 連長

共四萬 二千家 卿 三家 良人 族 千人 鄉良人

五鄉一帥 軍 一萬人 五鄉帥

部制五屬圖

部制五屬

三軍

高子

王 中軍

國子

邑 三家 邑司

卒 三百家 卒帥 五鄉

共四十鄉 三家 鄉帥

五萬家 縣 九千家 縣帥

屬 九萬家 大夫 五鄉

五屬五大夫

車八百乘

士三萬人

五鄉



**周襄齊威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刑法志。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唐尚書云**共與農共十五鄉非也韋氏謂為軍是

公帥五鄉焉國子高子各長帥五鄉焉

**管子云**公帥十一鄉者蓋工商之鄉隸公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

公將其一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此如鄉之法然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百人莫

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伍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

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

**並管子國語**此如遂之法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長勺之戰威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是可為三軍者四蓋以通國之數而述征之率用車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畧倣周改從輕便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釐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弟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林

**東坡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其法要在不可敗而已威文非決勝無以定伯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為煩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曰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無奇一童子輪指數之足矣惟其不齊是以巧曆莫能筭也

**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州兵二千五百家而成一軍率家五人

**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戰車七百乘

**楚**為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制南道四千乘則通國五千乘止用七百乘猶**齊**之法

其後避六軍之號乃作三行

中行右行左行

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之景公邲之戰三軍增置大夫各二人則猶三行也至於鞞之戰卻克請益車八百乘田是始作六軍

上中下各增新軍

**厲公**鄔陵之戰罷新上下軍**悼公**初尚四軍後遂舍新軍三傳○至**魯**

**成公**作立甲

杜預注云立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令使立出之譏重歛

**哀公**用田賦

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

至戰國齊愨以技擊強

**魏惠**以武卒奮

**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齊之技擊亡國之兵也魏之卒奮危國之兵也秦之銳士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刑法

**秦自襄公**有田狩之事而已不能用**周禮**至**繆公**伯西戎始作三軍及

**孝公**用商鞅鞅以**周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

二百四十步為畝百步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



晉人發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內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聚郡縣兵器於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抵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未及發右而勝廣起矣兵制

#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後集

#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上準東漢安帝紀注

左監主左驍

三署郎

武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右郎中將

主右署郎虎賁郎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五官中郎將

主五官郎主殿門內

左中郎將

主左署郎羽林郎百八十人

軍力騎三將

武武帝置章營騎改羽林騎

右監主右驍

## 南軍圖

光本郎中令  
武帝改  
祿  
衛士八十  
勳有一人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 衛尉圖

主殿

衛尉  
衛士六十人

外兵

公車司馬

主關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右都侯

主劍戟士衛士四百十六人

左都侯

主劍戟士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百三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

主東門衛士百八十人

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百十七人

# 北軍圖

北軍

中本中尉武  
帝改屬

壘校尉

光武省

尉置中候

掌北軍

壘門

北京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  
職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人  
職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騎七百三十六人  
職掌長水宜曲胡騎

射聲校尉

領士七百人  
職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人  
職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職掌胡騎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號五營。職掌輕車



漢興天下既定陸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

晉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云七也

外有樓船省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至元帝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

刑法志

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攷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由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之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也

京師有南軍北軍

漢舊儀曰殿外門署衛尉殿內即署屬光祿勳南軍將

陵寢有術士中尉有材官騎士中都有戍卒有官徒水衡有緝濯士武帝置期門羽林兵有伏飛有毅者置八校尉兵城門有兵長樂有兵此京師屯兵之大凡也

制

南軍衛尉主之

顏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下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

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大尉已入北軍然尚有南軍未敢誦言誅產也巳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為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廡之內故外人不得以入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尉即南軍也矣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士在井泉也

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也。古者戶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役事漢有衛即衛兵亦此制歟

衛尉衛郎中令

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有諸郎堂守門戶



出充車騎

九即官皆更直執戟宿衛出充軍騎惟議即不在直中

中即有五官左右三將

車戶騎三將見百官表

至武帝又置期門羽林屬焉羽林即乃選六郡良家子補之又取從軍死者子孫養之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見百官表注

蔡質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平帝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也

南軍有即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九大喪自諸即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吳則漢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勝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因坐徒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

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抵而後遣則南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按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檢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兵器所。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朝都尉丞卒兵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檢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自武帝增置八校而更名中尉為執金吾

百官志注云執金吾秦官緹騎五百二十人阮武常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徒役盛也

及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載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接成八校

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此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添置於是增羽林期門大意欲南軍二軍之勢



均胡廣曰衛尉廵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  
以南北軍相制此也

按百官表雖不明言八校尉為北軍攷之百官志光武中興省中壘但  
置北軍中候一人掌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并射聲並掌宿衛兵故東  
漢累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正北軍也南軍守宮北軍護  
城雖漢舊制然國有大變則北軍亦繞宮也衛故官志有五校之兵為  
宿衛之兵云

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為京兆尹坐發  
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  
則知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  
則長從始此。古者城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  
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  
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  
之矣至宣帝又以羽林伏飛諸兵遠赴羗事甚者至發汝南汝南去

金城幾何而騷動至此乎

南軍在漢世往往重於北軍。東漢自明帝至順帝南軍凡三出北軍  
凡六出

明帝永平中鄧鴻率五營士屯馮門章帝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將北  
軍五校擊羗吾章和二年竇憲將北軍五校伐北匈奴和帝永元六  
年遣鄧鴻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擊降胡反出塞者安帝永初五  
年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順帝永和五年且凍羗寇三輔遣馬賢將  
左右羽林五校屯漢陽蓋左右羽林南軍五校五營皆北軍

自宮城門內皆南軍衛尉立之自京城門內皆北軍中尉主之城南。  
皇城之中有中尉兵宮闕之內有衛尉兵宮殿之門有郎衛羽林期門  
兵

城門兵

城門初無兵自疾太子事後始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  
有候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兵制。按漢



兵即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  
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一騎五百二  
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劔戟衛士至東  
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  
司馬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人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  
中都兵蓋僅盈乃杜佑通典謂漢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歷代兵制

**郡國兵**

郡國有材官騎士樓船有更卒有奔命有弩官邊郡有成卒有田卒有  
羗胡騎此郡國屯兵之大凡也按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  
都尉

佐守典武卒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三輔外郡十三置  
特多於列郡者重京師而為衛也

王國中尉北都尉侯國相比天子令長每歲郡中尉教兵則相令長同  
預

官儀曰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是也  
其王國封內之兵皆屬天下不可擅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  
引關蹶張材力威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皆於正卒中選而為  
之一歲而滿

**班固曰**種秦置材官特言其畧爾

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澤國用樓船三者各隨所宜。按高帝十一  
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  
定北地上郡騎士又按地理志廬江郡有樓船官卜式傳曰願與博昌  
習樓船者擊呂嘉伍被傳曰有潯陽之船朱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  
治樓船用此參故則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  
有車騎而廬江會稽潯陽諸處有樓船三者之兵豈非因其宜哉

**刑法志**武帝外有樓船疑武帝始置也及故嚴安書曰秦皇帝使尉  
署睢將樓船之士攻越則樓船蓋秦制也漢因之漢官儀以為出於

高祖豈其然哉



調兵

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如淳亦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瘠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八於官以碩庸者已上戌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教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碩更錢次直者出錢碩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戌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戌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戌又行者當自戌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八官以給戌者是謂過更也

此亦秦制漢因之見前

發兵

漢初以羽檄徵兵于郡國至孝文則以銅虎符。顏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召兵其有急則加為羽示速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解題曰呂氏之難齊王欲發兵中尉曰非有虎符驗也襄平侯通乃持節矯內太尉北軍朱虛已殺產。少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從與載節信馳斬長樂衛侯呂更始然則節京師固可以制兵事特郡固非虎符則不可發兵耳故莊助以節發會稽兵而太守欲拒不為發兵是也

七國敗龔高侯結膠西王卬曰未有虎符擅發兵王自圖之淮南王盜寫虎符終以此敗之

兩漢沿革

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統將軍



將之

如魏邀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

事已而罷京師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即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大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大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罷將師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大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寡兵始自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

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

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解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午必素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至始元元年募

民及發解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更有告劾亡者比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郡官徒弛盡及應募飲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兵去募及犇可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飲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啓之

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舉遼東關西南夷則巴蜀南

北軍猶未出至宣帝擊羗而始出矣  
及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按光武以幽冀并州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戶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建武六年欲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隸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酒吏悉還民伍推更賦如故。九



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

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

其後天下亦往往置都尉。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九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寇犯三輔則置長安雍林尉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盜作緣海稍稍增兵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卷傳置此多矣然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強場之閒廣此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

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廬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

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末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管衛之選亦衰矣成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悉具每出輒比於是寇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

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以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充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三年。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為階陳

悉傳任尚募以擊卷

召為積射

鮮卑傳鄧遠以擊鮮卑

召為義從

東漢有羌胡義從蓋取西邊羌胡之願從者為兵也董卓正以羌胡義從兵入亂京師



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威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紀明盡滅諸羗而  
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五年望  
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  
躬擐甲介為籀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  
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為州牧然是時也黃巾諸賊亦就  
殲滅而蕭牆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中世以後令下劣惟

鄧后臨政始任宦官

而政歸臺閣戚宦更領兵權

戚謂趙武何進

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  
助宦官遂族滅焉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樂竇武之事故欲藉分兵以  
除之於是內置園校湯專闔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

卓正以并州牧將兵

闔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群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

皆兵之由而光武實

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僭擬不道誅  
而翟義之紂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勒軍旅誅守長  
號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畧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  
騎之別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戮馬謖以謝衆上疏注曰漢晉春秋曰云云自臣到漢中  
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  
長光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  
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

孫權傳魏命曹休等出洞口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  
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



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  
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還作鼓吹公見  
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  
犬耳

**周瑜傳**曹公赤壁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闢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  
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  
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管落須之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  
者甚衆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艫中使白衣搖櫓  
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破羽不聞  
知遂到南郡  
**蔣欽傳**權討關羽欽督水軍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  
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稅  
風止便還

**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  
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  
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

**胡綜傳**權以見兵少使綜科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徐詳領左  
部胡綜領右部

**韓當傳**韓當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  
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

車下虎士

**甘寧傳**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軍下虎士  
千餘人

丹陽青巾



沈瑩事孫皓傳孫皓天紀四年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注云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

交州義士

步騭傳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上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

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無法

凌統傳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十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遣水陸並集甘寧傳寧雖龐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

駱統傳出為建忠即將領武射兵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陸遜傳權遣遜討檣枝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懂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

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輔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陳武傳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勳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加之下郡縣科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時遣南北軍衛張郃

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五校統之改漢乘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馬之言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



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晉自文王置二衛

中衛後行

三部司馬

前驅由基強弩

以中領之軍領之及武帝以伐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分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

祜罷改北軍中候

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總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州縣無備而晉遂東遷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

母過三萬每議出討率取奴好

自用乃協議後皆以奴為天子進子發諸郡奴號曰樂為更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有姓怨嗟者戰輒敗及後魏天和中閹門之謫除於崔挺

崔琳傳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通亡閹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閹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三長之制立於李冲

通鑑云魏無鄉黨之法准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户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廢者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書奏詔



有官通議中書令鄭義等皆以為不可太尉正曰臣謂此法君行於  
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  
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特民徒知  
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軍及誅調之月令知  
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  
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陰附  
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可為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鄉鄰三長定民  
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屯安興於薛虎子而戌安資縮自隨之困省

魏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特州鎮戌兵資縮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  
表以為國家公取江東先須積谷彭城竊唯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  
糧之縮入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  
良田十萬餘頃水六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縮市牛可得  
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牛安芸殖餘兵屯戌且耕且守

不妨得邊一年之收於十倍之絹君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  
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戌卒置豐飽亦有吞敵之  
執魏人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

世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強陰附逃役之弊均

魏初時司馬氏多陰附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強懲斂倍於公賦給  
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  
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父難明悉歸今主以  
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  
均給天下之田五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  
依良丁半二頭受田三十畝退止四牛所授之田率陪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  
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桑  
田皆為出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  
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



坐如律

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魏孝武帝紀乙巳詔選天下勇士十萬人為羽林武賁以充宿衛

分建六鎮優復府戶儼然可觀有太平之風永平之後良法浸墮矣

高齊別為內外領之二曹

外兵曹內騎兵

雖十人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

時領軍至二十人無謂甚矣

府兵

府兵之制起於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

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襄隙教之合為

百府每府一即府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

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

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此蘇綽之請也。周至克齊之後并相各置

六府而東北別為七總管自此隸戶有還奴勇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

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蓄以六家備民力自裕矣。隋之兵制

大抵乃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

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附有即

將有副部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符皆有將軍

後有驃騎曰鷹揚即將軍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

也。文帝取江南之役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

者凡八所或出於六合百王或出於襄陽王或出於永安王以至江

陵魏蘄春王世廬州韓禽廣陵賈若東海燕皆列兵分成旌旗舟楫

橫亘數千里然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帥長史則帝之高穎而各

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

麗之役而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

騷動士卒死亡而而東浪死之歌作鄒平民主簿隋遂亡矣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後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後集

○兵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府兵圖

兵府

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同

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長父一人

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別將一人

坊

高祖時坊主一人

羽林軍高宗

龍武軍玄宗

團

十五人

校尉

神武軍肅宗

英武軍代宗

隊

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代宗

神武軍德宗

火

十人

火長

大威軍順宗

禁軍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其居處教養蓄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自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於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遂至於亡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亡滅者借置之勢使然也

府兵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兵三年更為軍

唐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肆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入寇復置後又省其後定制衛驍武威各有左右又領軍金吾監門千牛亦有左

右九十六衛通典云正觀置十六衛謂萬牛道參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玄戈軍。醴水道并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寧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幽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苑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又軍有坊置主一人

察戶口勸農桑

軍置將軍一人。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此陸贄之言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



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學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  
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  
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  
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  
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赴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  
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厥有旨哉

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

**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  
官志繫於諸衛之後下與外官同漢都尉下隸於衛尉乃是外任官  
故表繫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  
同矣何以言之**唐**發付兵符下刺史  
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

者官予其直市之若平居無事時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  
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  
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又遠  
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  
外十二番皆一月止

**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大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  
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續騎**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  
稍稍亡慝至**玄宗**時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  
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  
入隸于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  
不遷士人皆取為之自**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夫拊循八載折  
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杜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六軍宿衛皆市人



及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方鎮

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也防者唐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有使而總之者曰道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帶復持節謂之節度使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犯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亡矣

禁軍

天子禁軍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以義兵起大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後之

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

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北衙七營又於元武門置飛騎營。高宗

龍朔中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

宗改千騎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又詔羽林

軍闕取士以戶部印印臂為之末年禁兵侵耗祿山反入蜀從者裁千

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以元從扈從官

子弟補之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

射生手千人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代宗以射生軍清內難賜名寶應

功臣故射生又號寶應軍初哥舒翰破吐蕃因置軍於臨洮之西及祿

山反衛伯玉將其兵千人赴難屯于陝賜號神策軍既而領於中使魚

朝恩。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

號神策軍遂以屯禁苑中為天子禁軍。德宗時神策兵雖處內往往

數出征伐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詔以白志正為使募兵蒐補志正

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禁兵寡弱不足備非



常及李晨持西兵赴難北軍遂振。正元二年特置監勾當連策軍以寵中官又改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後京師實倚禁兵以為重然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終曰左右十軍矣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號。興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自後皆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又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典禁兵可謂良策矣卒之諸王遇害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天子無一人之衛唐乃亡。

德宗正元二年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曰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調發至所期處將帥案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緣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有人戍之兵武后以來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至蒸慰手足以避役又邊將苦之自天寶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然未嘗有內

叛外侮者誠願變田園恐累族也至開元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為六軍及季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愛重遂至為梗上曰俟河中平當議之。三年又問復府兵之策泌請先行屯田上從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土不復思歸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求業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五六矣。陸贄曰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車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文武備徵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番承虛是代宗莫禦是失馭輕之推也。

唐會要總論

正觀十年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二十六萬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河東道府額亞於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



故不置府其諸道每歲十月以衛士帳上兵部以俟召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徭遂漸逃散。杜牧云凡有兵四十萬番上遠近不均。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曰頭還成邊蓋其役之若如此宜其民不堪命而法之亟弊也

### 宋朝兵制

**藝祖深鑒唐末五代之弊**既平諸國詔諸道長吏送其驍銳於關中聚勁兵於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為步兵者百十有九為騎兵者七十有二而忠佐皇城司不與焉又峻其等級相犯之刑謂之階級以絕其犯上之心三年一戍更迭入其定荆湖聚巴蜀停苦廣平江南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無京師也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諸州鎮兵內屬侍衛而審方縣鎮亦有天子之兵其內外輕重均矣而京師之兵內有親衛諸兵四城之外諸營列峙此京城內外相維之勢也然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乎

軍制守臣通判名術必帶軍州其佐悉帶軍事雖曹掾悉曰參軍一州賦稅民財出納則謂之軍資蓋賦稅本以贍軍使人知以兵為貴咸知所先也遂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與一路帥臣故兵威強盛此其州縣相維之勢也逮**咸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置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

### 神宗即位患兵之冗

四朝志云**治平**之兵蓋一百十六萬三千

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製選練之法立為定額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九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時至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

**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自畿內始九年而保甲民兵義勇之繫藉者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人自保甲立法而故老大臣相與論難甚苦而當時百姓至有自傷殘以避免者。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缺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祐**



以降民兵亦衰。崇觀以後兵弊日滋階級既壞紀律亦亡童貫握兵耻於言敗敗沒第言逃突河北將兵十無二三往往住招以缺額封椿為上供之用

四朝志并王銍兵制序宋朝前會要修

而藩維之固缺然矣。太上中興收三帥之精銳以強輦轂而江上分屯之軍皆隸禁衛臂指屈伸靡不如志唐雜著。或云國家之兵大抵自

禁兵立而廂兵廢自將兵立而禁兵廢自大軍立而將軍又廢矣

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矣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操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元豐五年神宗曰聞見錄太祖問趙普曰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唐季戰爭不息節度太重而已雖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上因與石守信王審琦飲酒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市好田宅為求

久之業守信等皆謝明日請解軍政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又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吏于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

太祖既得天下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其名號不一

金鎗班 東西班 蔽直 鈞容直 新立內員寮直 寧遠

捧日三十八指揮 驍騎三十三指揮 天武二十五指揮

龍騎四十一指揮 驍捷四十二指揮 神衛四十六指揮

虎翼五十一指揮 雄武三十三指揮

自古禁旅之盛無如本朝者殿前司領騎兵十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三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

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二。左右驍驍院領騎兵之額二。建隆指軍額尤少至



太宗則無不備矣如金鎗之類皆太宗所創也太宗嘗與群臣議語及屯兵利害張洎上言國家懲前王之失審形勢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樞司以阜安兆民臨制四海故于京邑而定都焉昔炎運開基高帝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武帝以虎符發郡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兒以備天子扈從蕃衛之軍唐丞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策為軍旅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及祿山犯關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倉鶩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兵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軍宣武各六萬人潞徐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及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卒在京師本固兵強邦家之利也上覽嘉之編

真宗景德三年上謂王欽若曰為步諸軍累然簡閱額斬多今雖承平武備不可廢或謂選近甸強壯朕念取農民以實軍伍良策也

惟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願繼世投軍但慮父兄各隸一軍則須分別以此故不惟募今可曉諭許隸本軍欽若曰此輩嘗從父兄征行兵甲部伍熟於聞見義免廢農畝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策也續大中祥符四年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北往年南郊戶多十餘萬蓋募兵大廣爾其間老疾不任事者當簡閱之王且曰言事者稱民間或有小歉及泝手皆宜募置軍籍然一列軍門何由復業下若令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編

仁宗慶曆四年六月富弼上守禦十二策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關則不敵於天下况夷狄乎須朝廷未與匈奴講和虜騎每入寇惟擢北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當分南北兵各為軍凡對陣虜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兵累之以必敗懲此故有南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若不若純用北兵之為勝也詞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皆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編慶曆中張方平太祖蓄兵不及十五萬



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至于寶元凡內  
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  
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刺真等不在此數。開。嘉祐七年初，祖  
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  
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  
以來，乃總二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募兵浸多，至  
是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  
侍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勅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  
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帥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  
院撥其制，裁為定額。

**英宗治平**二年命供備軍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有界及京東  
西淮南路募兵。長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進呈咸在營兵數目。祖宗朝北戍無警，即便  
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彥博曰：自古皆募營兵，遇

事息即罷。如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實，因用兵卒致公  
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為，以致富盛，蓋能立制變所以  
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嘗橫有費用，止緣衆人妄耗物力，庫府遂空。  
韓絳曰：朝廷須修法變愛惜財幣，廼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  
化，陳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冗兵於京東，招捕亦將有存不數年可  
見效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閔人數全少，此戎觀  
之非便。彥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  
熙寧三年三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  
百人為額。自康定慶曆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  
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隸者如威儀併  
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  
而增額者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為十二指揮，五百人為額。  
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  
是部伍齊肅無有名存而實缺也。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



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刺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則聞詔增募而京西轉運司所募多至三萬人陝西成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揮分隸河北總管司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及熙河路修成壘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發馬監兵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澶軍與逃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衆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無與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熙寧四年詔揀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并為大分五十以上額為民者聽之舊制兵至六十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衆編長神宗嘗謂輔臣曰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迨我藝祖平人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為兵連營以居什五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良民所以太平之

業定而無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王安石行保甲法神宗曰募民兵無異安石曰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北也。元豐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殿宿衛宮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驥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而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糴賤留便稟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備矣編長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成幾十萬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衆編長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荆湖



路皆置帥府要郡大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  
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  
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  
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  
鈐轄副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  
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則量敵出兵多寡會合以  
相應接聖政

總論

宋朝兵制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直者隸於軍頭皇城內  
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  
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糧賤而留之者曰就糧

包拯嘗言沿邊單州蓄兵愈多乞令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糧兵士  
各令歸營謂此兵也

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關廂兵則又即廂兵而教之

也什伍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蕃漢兵此  
制兵之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趙中令之說收節度  
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內外足  
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  
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昇之厚祿厚則各  
自愛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如也又不特此也軍士未不得過  
膝惹非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  
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之也此其慮又何如也  
是猶御兵之意然爾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  
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無敢有異  
心者此其為慮不既深遠矣哉自時厥後此意不明故樞密屬官有欲  
使之管軍者東西倉互給有謂之固欲歟求者募兵浮浪有謂之非良  
農之比者噫祖宗之意微矣其漢唐兵制未有善於斯者奈何其莫之  
察也皇朝之制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出守先軍而後州軍曰軍



寶監曰軍器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蓋亦以是加之察乎

衛兵

周制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滯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五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次舍次諸吏直宿若今部者請廩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弟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官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則終均叙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

庶子弟宿衛之官皆屬太宰

內宰以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

夏官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氏有兇七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秋官司隸掌五隸之法執其

邦之兵守王宮罪隸蠻隸夷隸皆守王宮漢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

主之北軍在宮城外中尉主之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宮也衛尉詳見漢

○即中令秦官唐宮殿掖門戶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

有大夫即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也

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

衛士旅賁三令丞衛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十二官皆屬焉。即掌守

門戶出充軍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並百官表後漢光

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書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攷其德行而進

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即官皆主更直

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陞長主

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郎中將中郎郎中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無員

掌宿衛侍從掌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百官。唐制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  
仗御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即將一人  
左右即將各一人。凡府中即將掌領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者而  
總其府事左右即將二為番上者以名簿上于大將軍而配以職。武  
德正觀世重資蔭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  
官五品上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  
上柱國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之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  
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  
庶及城門給廩食執扇三衛三百人。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  
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宮禁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府三  
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左右衛左右驍騎左右  
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六。  
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仗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  
仗守戎器。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節役則總戎具資糧點習以三

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唐官。南北衛兵南衛諸衛兵也北衛禁軍也  
南衛領於金吾北衛統於羽林李傑曰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  
司察也北衛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也  
。五代禁旅無復舊制。梁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  
軍時募天下猛士上為都虞候受詔簡其技擊精絕者為殿前諸班。  
宋太祖受禪悉因其制乃詔殿前侍衛二司簡其驍勇者升為上軍疲  
弱者退為刺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補其缺其後殿前司領  
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  
額八十三通。建隆三年上留意治兵乃簡強壯者謂之兵樣散降諸  
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策版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仗亦散給諸  
州設旗給賞募之長吏專督其事即送闕下若軍頭司覆驗引對分隸  
諸軍同。太祖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麴蜀命引  
強者兩兩相射又以木挺為馬過施韋韜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  
各分等級以遷隸之由是禁旅精銳同。太宗興國二年詔以美名易



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虎衛虎捷曰神衛編。舊制有左右金吾引駕仗堂內內宿衛車駕巡行勸箭警巡唱探之事又有仗衛司。淳化五年於崇政殿親選五百七十人分四營上以巡警用禁軍非舊制遂擇置使傳呼備盜。至道元年復募得二千人以閫承翰劉承蘊為都監六軍諸衛有龍上羽林神武左右六軍以判金吾左右衛仗將軍兼領之然諸衛自左右衛以下官名存而事廢有侍衛親軍司兼總步衛二軍之政國初有都指軍使副指揮使其後上置都虞候又有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真宗謂近臣曰如聞禁軍人數不足當令殿前司諸軍材勇者升補之捧日上三軍每指揮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及二百五十人拱聖而下及三百五十人。咸平六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觀行伍整肅。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眾蓋久從征戍失於簡練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仁宗慶曆五年丁度建言請擇河東陝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之闕。仁宗

元祐二年八月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揮廣勇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六指揮會一歲廩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上

總論

衛兵三衛四廂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并蔽其勢亦必資於兵

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留郡四衝八達之地都城四面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大。始創節度之權屯兵於內

太祖選諸道驍勇者補禁旅

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好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太宗取禁軍伉健者隸親軍

太平興國三年後苑親閱禁軍取伉健者隸親軍罷羸老弱悉分配

外州



其強幹弱枝之意悉矣而所聚之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為二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

石林燕語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於唐六軍之外則為私兵至於後唐明帝遂改為親衛軍

殿前起於周之顯德

五代會要世宗募天下豪傑選武藝超絕者署為殿前諸班

宋初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傳潛之為侍衛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而王超亦有殿前都指揮遷侍衛都虞候是也

實錄淳化元年傳替自殿前副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咸平三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

衛馬步軍都虞候

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

衙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司之下矣職畧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

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英武太平

興國二年改控鶴為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雍熙四年改日

騎曰捧日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

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各三軍

謂之上四軍見謂之八枹梯

官制管軍八位武并軍門號八枹梯蓋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四廂都

指揮使為管軍

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在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橫杖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惟橫杖矣

羣談三衙內見宰執皆橫杖主席階下唱喏宰相出笏階上揖之此

禮又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見兩制而聯騎通名禮也至其後則

又分道矣。寶元康定間王君貺作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聯騎



立門外呈榜稱不敢求見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相逢歛馬駐立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十年入翰林相逢分道而過蓋兩制漸輕三衙漸重歐陽歸

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

九年殿前都指揮使郝質往軍器監議軍器上批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寺監小官豈可呼召自今可移文定議續會要

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丞百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自唐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

### 宗制兵之意

其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

石林燕語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及也

是以樞密承旨管軍范祖禹力言之見而張公方平亦言宿衛必取端慝之士

慶曆八年張方平言漢宿衛之士選於武必取端慝之士家初宿衛皆游惰無根蒂者乞於諸班之中選年勞又次者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選取以充殿內之衛

此其防微之意非人之所能及知也林嗣文

##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後集



四



